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之四十七

志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四十七
同卷

志四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荅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

斯格哉林宗技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
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
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
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慕於
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
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
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
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
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

安彰俛不定載肥載驪而世人逐其華而莫
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中壞猶
復見飭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
於是故其雖有罅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
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
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
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
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

乎未若巖岫頽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
之所辯審矣法當仰濟商洛俯泛五湖追巢
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
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沔韜鱗括囊而乃自

志四

二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
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
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
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

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津草靡未
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
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
遑啓處遂使聲譽扇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
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
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
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
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
謂之聞於在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
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

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
蹇足之尋龍騏斤鷄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
鵬鷖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
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
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
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
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
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
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
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

宗熒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
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
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
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
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
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
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
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
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
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

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墜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

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
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
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
先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
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

志四

四

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
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
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
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
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

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
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
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
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
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
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
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
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
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
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

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
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
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
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
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

志四

五

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
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
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
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
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
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
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

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
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
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
脩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本
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
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愴哀歎忼慨或譏
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
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

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
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
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
異聲並搖鼉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
吏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

志四

六

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
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
侵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
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

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手惜之也索紙
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
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
驚焉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
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
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
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
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
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

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
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
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
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
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

志四

七

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
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
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
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嚙人皆不喜音響不改
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

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
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鈆鋌班輸歐
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
此乃衡懵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
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
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
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